

民国武侠小说经典 插图版

顾明道◎著

血雨琼葩·胭脂盗



红娘子占山为王 掳走侠义公子

胭脂盗为情所累 争夺南国俊郎

武侠为经 情事为纬 铁马金戈 脂香粉腻

《 民国武侠小说经典 插图版 》



血雨琼葩·胭脂盗



顾明道◎著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雨琼葩·胭脂盗 / 顾明道著. — 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 9

ISBN 978-7-5057-3391-6

I. ①血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9681号

书名	血雨琼葩·胭脂盗
作者	顾明道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北京翰海华章图书有限公司
印刷	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880 × 1250毫米 132开 1300张 341千字
版次	2014年10月第1版
印次	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391-6
定价	35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序：民国旧派武侠小说简论

孔庆东

我的老乡于学松，为人为学，低调质朴。穷数千日之功，潜心裒辑民国时期的武侠小说，点校正义，终成硕果。今有煌煌《民国武侠小说经典》系列出版，嘱我作序，实感愤愤。我于武侠小说研究界彳亍多年，浪得虚名，其实很多秘籍珍版，未尝读过，此番也正是补课之大好良机。至于说三道四，颇感资格不够，遂将旧稿，改头换面充数，名为序言，实乃虚言耳。

提及民国旧派武侠，虽然从民国建立那年便有，但若以“现代”武侠论，则一般都以“南向北赵”为开山。南向者，即平江不肖生向恺然，一生撰写武侠小说十余种，而以《江湖奇侠传》、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最为著名。本经典丛书所收之《江湖小侠传》，则属罕见之佳构。

向恺然（1890—1957），名逵，笔名不肖生，湖南平江人，故署平江不肖生。青年时代两度赴日留学，并撰有长篇黑幕小说《留东外史》。向恺然知拳术，说起武林掌故如数家珍，寓居上海时为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探得底细，根据自己对文化市场的预测，登门求稿，“极力地挖取向恺然给世界书局写小说，稿资特别丰厚。”不肖生遂有《江湖奇侠传》之作，1923年1月《红杂志》22期开始连载。连载时版式即为出单行本而预作设计，连载到一定段落，即推出单行本。1923年6月，不肖生同时在《侦探世界》上连载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。由此可见，《江湖奇侠传》的出现，是一个现代商业策划的成功案例，民国武侠小说第一个创作浪潮的到来，实赖文化

市场推动之功也。

《江湖奇侠传》流传愈广，平江不肖生名声益震。1928年春，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将《江湖奇侠传》改编为《火烧红莲寺》第一集。“五月，正式上映，哄动一时，大收旺台之效；同年拍摄二、三集……十八年（1929），拍摄四至九集。十九年（1930），拍成十至十六集。二十年，续拍十七、十八集；《火烧红莲寺》艺术价值不高，开中国电影史武侠神怪片之先河……”《中国电影发展史》中说：“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，1928—1931年间，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，共拍摄近四百部影片，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，约占全部出品的60%强，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。武侠神怪片的第一把火是明星影片公司放的，……于是红莲寺一把火，“放出了无量数的剑影刀光”，‘敲开了侠影戏的大门墙’……”

从《江湖奇侠传》和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的连载开始，到《火烧红莲寺》的盛极一时，是平江不肖生的黄金时代。

这种奇观是怎样形成的呢？民国之后，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大规模恢复生机。再经五四新文化运动，人民重新觉得自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：皇帝已经没有了，虽说有些人可能还要复辟，但是已经不成气候。社会主流是要共和、要民主，人民要个性解放。就当时，“现代”武侠小说开始登场。1923年产生了几部重要的武侠小说，除了平江不肖生的作品外，还有一个北方的作家叫赵焕亭，他写了《奇侠精忠传》，时人遂呼为“南向北赵”。“南向北赵”的崛起是中国武侠小说恢复生机的重要标志。《江湖奇侠传》被改编成电影《火烧红莲寺》，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连续剧，便拍了十八集电影，其火爆程度，是今天无法想象的，根据茅盾先生的记载，影院内外挤满了人，电影院充满了喝彩、叫好的声音。当时人们看这个电影，还由于女主角是由著名的影后蝴蝶来扮演的，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大众文化。

“南向北赵”之外还有一个叫姚民哀的作家，著有《山东响马

传》，题材是当时发生的一件真实的新闻。民国的时候国家比较混乱，山东有一支响马——就是现代的土匪，首领叫孙美瑶。孙美瑶所部在山东的津浦列车沿线，劫持了一辆列车，列车上有很多外国游客，被孙美瑶扣为人质。晚清政府也好、民国政府也好，最怕的就是外国人。当时有一种说法：洋人怕百姓，百姓怕官府，官府怕洋人，这是一个循环。劫持的外国人中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，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侄女，还有些外国的大款都绑在里面，所以轰动一时。最后政府无能，只好答应了土匪的要求：交钱赎人。政府后来把孙美瑶部队给招安了，变成了正规军；招安之后又把孙美瑶给暗杀了。这个故事是非常曲折精彩的，姚民哀就在这个故事发生后不久写出了《山东响马传》。姚民哀是非常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奇才，他是说书人出身、走南闯北，所以“南向北赵”加上姚民哀，构成了旧派武侠小说早期的“三足鼎立”，他们奠定了现代武侠小说早期的艺术风貌。

平江不肖生本人，是真懂得武术的。现在的武侠小说家，大多数不会武术，包括金庸古龙梁羽生。而在旧派武侠小说作家中，确实有几个是懂得武术的。平江不肖生不仅懂武术，还出版过武术方面的著作。现在武侠小说中的一些重要概念、思想都是从他那里开始的或者光大的。比如说，他把武功分为“内家”和“外家”——我们现在讲的“内功”和“外功”。这在古代的武侠小说中是没有的，《水浒传》就没有这一套理论，李逵、林冲都没有讲怎么练“内功”、打坐、呼吸吐纳……都没有，上来就打。也就是说武功理论从平江不肖生开始细化了。另外，他的小说中把“家国之忧”、把近代以来的民族忧患意识加进去。比如《近代侠义英雄传》，其中的主要人物是大刀王五和霍元甲，从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关于霍元甲的作品，霍元甲成为以后武侠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人物。在这里，他把“侠义”和“民族尊严”结合起来。他写了霍元甲打擂，打败了外国大力士；但是他没有把这个故事简单解说成弘扬民族精神。他通过霍元甲的口说：我打败几个外国人有什么了不

起！我一个人强不能说明这个国家就强大。今天有一些文学和影视作品，喜欢写中国的武术家打败外国的武术家，以此来证明中国比外国强，这有时是一种阿Q精神。而霍元甲本身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。在“内功”和“外功”这个问题上，平江不肖生也通过霍元甲的武功，进行了精彩的论述。霍元甲虽然武功很高超，但是壮年就去世了；为什么很早就去世了，平江不肖生认为是“内功”练得不好；他说霍元甲的功夫都是很凶猛的“外功”，他在武侠小说中塑造了很多“内功”高手——不轻易出来打架的。他评论“内功”和“外功”的区别是什么呢？他有两个比喻：一个比喻是，一个铁箱子，里面装的都是玻璃，外面看上去坚固无比，怎么打这个铁箱子都不会坏的，但是里面的玻璃已经碎了。还有一个比喻是，一艘商船，上面放着大炮——这一炮放出去，固然能够把敌人的船打沉，但是自己的船也给震坏了。他说霍元甲的武功就是这样的，威猛无比，但是自己的五脏六腑没有练好——你这一拳打出去，固然把敌人伤得很厉害，但是自己的内脏也受了伤；天长日久，这些伤就积累下来，积劳成疾，成了不治之症。这些理论，后来在新派武侠小说中得到了系统的继承。我们可以看到金庸小说中有很多类似的论述，比如说谢逊的“七伤拳”就是这样，要想伤人先伤自己；每打一次敌人，自己就受一次伤。还有《倚天屠龙记》里神医胡青牛的理论，都和这个是有关系的。这是在平江不肖生那里开创的，所以平江不肖生的武学理论是非常重要的。

赵焕亭是河北人，他在武学理论上也和平江不肖生一样，强调“内力”、强调“罡气”，总之是强调人内在的修养能够作为“外功”的基础。赵焕亭还有一个功绩，就是他为所有的这些搏击腾挪修炼的技术取了一个统称，叫做“武功”。我们今天说“武功”这个词的意思，不是古已有之的。古代也有“武功”这个词，是指一个人、一个统治者在军事方面的成就，说他的“文治武功”。比如说乾隆有十大“武功”，不是说他有十项打人的技术，是说他“平新疆”、“平西藏”、“平尼泊尔”……说他有十次功劳而已。到了赵

焕亭这里，他把技击、打坐、轻功、暗器等所有这些加起来，叫作“武功”，今天成了我们谈论武侠的核心术语。现在世界上统称为“功夫”，还成了一个英语词，成为一个世界通行的词。

“南向北赵”加上姚民哀，他们的武侠小说合起来，恢复了侠的自由精神。在晚清的时候，“侠”不自由，变成了朝廷鹰犬，所以受到了鲁迅先生的批判。是他们把“侠”解放出来，所以武侠小说就变成了“现代”的了。他们发明了一批武学术语，采用了许多新式的技巧，从而促进了武侠小说的类型化，使武侠小说渐渐成为通俗小说的主力之一。新文化运动之后，新文学界不断地批判通俗小说，在理论上通俗小说是辩论不过新文学的，只有靠自己的创作实绩、靠自己的市场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武侠小说为通俗小说撑起了半个天下。新文学尽管进步、先锋，但大半个市场是被通俗小说占领着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四万万中国人，有一万万去读鲁迅的小说，中国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正因为鲁迅的小说印出来，只能卖两三千本，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个数。四万万人民有几千人读鲁迅，没有太大的作用，读者都是知识分子，我写了你看，你写了我看。而通俗小说一印就是几万、几十万，这才是威力巨大的。

武侠小说发展到30年代的时候，姚民哀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庞大的系列，叫做“会党武侠小说”——就是专门写帮会、党派。今天的武侠小说，已经离不开这种题材了，一写就是什么帮、什么派，这是从姚民哀那里奠基的。这样写也是有历史根据的，因为从明清两朝，特别是从民国以来，中国民间的社会团体特别发达。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和革命都和这些帮会有关系，同盟会、国民党、共产党，都和这些民间团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他们共同参与了中国走向近代、走向现代化的过程。而姚民哀就把这些武侠传奇和帮派历史结合起来，既增加了神秘性，又增加了纪实性。本来这些帮派里的规矩、语言都是内部的黑幕，社会上的人是不知道的；慢慢通过武侠小说流传开来，进入日常的语言，所以我们这些日常的人也学

会了很多黑社会的切口，比如说把眼睛叫“招子”，把撤退叫“扯呼”，这都是从武侠小说来的，本来这都是黑社会内部的秘密。姚民哀还开创了一个新的写法，就是在不同的作品中让人物和情节互相照应。在这部作品中出现的人物到了另一篇作品中还有，在这里是第一号人物，在那里可能变成第五号人物了，互相提示。这样所有的小说合起来变成一个大的作品，互相连环起来，叫作“连环格”。这也对后来的武侠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比如金庸的小说中就有很多“连环格”：在这部小说里提到那部小说的人物，这样就使整个的创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到了30年代，又出现了与向、赵、姚齐名的一个人，叫做顾明道，他20年代末创作了一部小说，叫《荒江女侠》。这部小说在武侠小说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它把武侠和情爱融为一体。书中写了男女双侠，主人公方玉琴和岳剑秋，他们不仅是一对除暴安良的好搭档，而且在出生入死中经历了很多缠绵误会，最后琴剑和谐，结成美眷。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，是排斥女性的，《水浒传》一百单八将里面只有三个女的，其中两个形象都不太好，只有一丈青扈三娘形象比较好，而作者还把她嫁给矮脚虎王英了。一百单八将之外的女性，则多是反面形象，什么潘金莲、潘巧云、阎婆惜都是被杀的对象，都是用封建观念把她们写成淫娃荡妇。后来到了清朝，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些女侠，可这些女侠也是作为男侠的一些陪衬。所以，《荒江女侠》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，它首次写男女双侠共闯江湖，这分明体现出它的现代性来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其轰动程度直追《江湖奇侠传》，也被改编为13集电影和其他的许多艺术形式。顾明道是把爱国、武侠、言情结合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新的模式，从此之后作家们发现，把武侠和爱情结合在一起，是一条很好的路子，所以我们看现在的武侠一般都离不开言情了。本经典系列就选了顾明道的《草莽奇人传》，从中可以领略作者的风格。而金庸先生少时，便是读过顾明道的作品的。

还有一位武侠作家叫文公直，他是把武侠和历史结合起来，写

了“碧血丹心”系列。这个系列的主人公是明朝的忠臣于谦，写于谦保家卫国的忠烈精神，实际上是借古喻今，弘扬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精神，因为到了30年代，中国日益面临着日本侵略的危险。至此，我们可以看到武侠经过了多方面的融合，与帮会、与爱情、与侦探、与历史都结合起来了。所以说，向恺然、赵焕亭、顾明道、姚民哀、文公直这五个人就代表了旧派武侠小说前期的成就。我把他们命名为“旧派武侠前五家”。

旧派武侠小说到了后期，特别是40年代，出现了影响更大的五个人，学术界称为“北派五大家”，我把他们命名为“旧派武侠后五家”。其中最早成名的是还珠楼主，今天还有很多老“还珠迷”，提起来仍然津津乐道。还珠楼主原名叫李寿民，四川人，自幼博览群书，佛教道教兼通，会气功和武术。他命运坎坷，经历传奇，是一个武侠小说方面的全才。从1932年开始，他在天津连载著名的武侠小说《蜀山剑侠传》。

《蜀山剑侠传》可以说是20世纪最著名的武侠小说，按单部作品的影响来看，《蜀山剑侠传》超过金庸的任何一部小说，今天有些网络游戏都是从《蜀山剑侠传》那里获取灵感的。该作品一边连载，一边一册一册的出版，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，还没写完。写了多少字，很难统计。按照旧式排版，不分行不分段的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数下来，是五百多万字。如果按照现在的排版方式，分了行分了段排起来，大概就得有七八百万字了。假如说按照古龙的写法，一句话一行，一句话一段，那就不知道多少字了。这是古今中外规模最大的一部小说，而且还没有写完。此书把神话、志怪、剑仙、武侠结合为一体，写出一个宏伟的艺术世界来。书中的剑仙是无所不能的，几乎超出了《西游记》的境界，他们可以操纵人的生死——他们拿的武器都是类似现代高科技的法宝：什么东西一发光，可能大海就煮沸了；一掌打过去，可能喜马拉雅山的雪也会融化——所以批评者说，完全是荒诞不经。但他写的是一个神话世界，这个世界是合乎自己的逻辑的。

小说创作的背景，是针对着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中国被侵略、国土沦丧的事实。还珠楼主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正义感的人。华北沦陷后，由于他很有名气（周作人当时作了汉奸），有人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；他拒绝不做，后来就被抓到监狱里面，拷打折磨了七十多天，据说武功都给打废了，所以他出来之后就更加痛恨侵略者。在写《蜀山剑侠传》的时候，充满了对邪魔歪道的憎恨。他最喜欢写正邪两道的斗法，突出邪不压正的观念。书中的风光描写、知识描写的精彩，也是文学史上罕见的。后来的梁羽生、古龙等人，都从还珠楼主身上得到了很大的教益。包括金庸笔下的若干武功，也是直接从还珠楼主那里拿来的，例如“蛤蟆功”和黄药师、黄蓉的一些武功，就是还珠楼主写过的。

本经典系列所收《蜀山剑侠传》，亦为还珠楼主的著名佳作。还珠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“连环格”系列，可以看做是一个浩大无比的“蜀山”文化工程。虽然作为主干的《蜀山剑侠传》没有写完，但是其他这些前传后传外传旁传，五花八门地读起来，也别有风味，引人入胜。

还珠楼主之外还有几人很著名，一个是白羽（宫白羽），他的成名作是《十二金钱镖》，当时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，号称“家家谈钱镖”。白羽的代表作是《偷拳》，写的是太极拳的杨派创始人杨露蝉的故事。杨露蝉痴心学武，不是碰壁就是受骗，后来他装成哑巴乞丐，在陈氏掌门家中做仆人，偷偷学艺，终于感动了师父，得到真传，后来成为一代宗师。白羽的武侠小说具有明显的“反武侠”意味，他和还珠楼主正好相反，他写的人物不但不神奇，都是普通人，而且很懦弱很世故；他们除了会一点武术外，经常胸无大志、丢乖出丑。这反映出白羽的一个思想：武侠不能救国。白羽年青时代追随过鲁迅，是鲁迅的学生，受新文学观念影响很大。他的小说，是对社会道义沦丧、侠义不张的批判。比如小说中有这样的情节，两个侠客比武，其中一个已经失败了，胜利的这人拱手说：“承让！”这是武侠小说中常见的情节。按

照江湖惯例，高手已经说承让了，低手就应该承认自己的失败，然后两人重归于好。可是白羽写的是，恰恰在这个时候，趁高手不注意，低手突然出招，把高手打死了。也就是说，不讲道义的人获得胜利。白羽所写的正是我们社会的现实，前面讲的那种君子风度，恰恰是理想。所以，他的小说是具有社会反讽性的。另外，据说“武林”这个词是白羽发明的，以前有“江湖”、“绿林”，但是没有“武林”这个词。“武林”包括了好人、坏人，黑道、白道，这是白羽的发明。

还珠、白羽之外，第三位重要作家是郑证因，白羽的好朋友，天津人。以往学界重视不够，本经典系列收其作品《七剑下辽东》。郑证因的武侠小说以刚猛见长，基本没有男女情爱，也不写复杂的历史。他最著名的小说是《鹰爪王》，以此为核心形成一个“鹰爪”系列。郑证因的小说里，发明了很多奇怪的武功，还有很多江湖术语，他本人也会武术。郑证因的小说，以阳刚粗豪之气自成一家，但也吸收了赵焕亭、姚民哀、宫白羽的一些因素。喜欢纯粹武打风格的读者，会从他的作品中得到更多的享受。

再一位重要的作家，是多年湮没无闻，现在重新著名的王度庐，就是《卧虎藏龙》的作者。我1994年读他的小说，就感觉此人了不得，他的小说成就相当高。我后来在韩国首先看到了李安拍的《卧虎藏龙》，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公映。我看后说，这个影片有可能获奥斯卡奖，果然后来获奥奖了。我还写了第一篇影评发表在韩国的《文化日报》上。王度庐的小说为什么具有高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深度呢？关键在于它也是受新文学的影响，王度庐早年也是到北大去旁听，到北京图书馆自学。他既写新文艺小说，也写通俗小说，早期还写过侦探小说。抗战爆发后，为了养家糊口，才写武侠，所以一出手水平就很高。他的代表作是五部书连起来，叫做“鹤铁五部作”：《鹤惊昆仑》、《宝剑金钗》、《剑气珠光》、《卧虎藏龙》、《铁骑银瓶》，五部作品合起来是一个系列。《卧虎藏龙》这部电影，是把其中两部作品的故事融汇到一

起。王度庐对武侠小说最杰出的贡献，公认是“悲剧侠情”。他的小说，武功没什么神奇，重心在于人物之间的爱情纠葛，而爱情往往是以悲剧结尾。在王度庐的笔下，对于爱情的探讨，达到了非常深刻的程度。很多言情小说写两个人相爱，往往受到什么阻碍、阻挠，因为有阻挠不能结合，或者战胜了阻挠就结合了。而王度庐的小说，直接把爱情放在你的面前，当没有人阻碍你的时候，你能够获得爱情的自由吗？不要找借口说谁阻碍你，没有阻碍，你们愿意相爱就相爱吧，这个时候你能驾驭人生的这只小船吗？在王度庐的笔下，爱情在仇恨、在侠义、在名利的面前往往是十分脆弱无力的；这个时候爱情露出它的真面目，恰恰在可以自由选择的时候，才发现自由是不存在的。这个时候可以发现，很多情人们对情其实是怀着深深的恐惧感的。人们追求爱情，可以很深情、很挚情，可是一旦爱情之梦即将实现的时候，主人公不是死了，就是走了，退缩了、拒绝了。侠客们舍弃了现实世界的所谓幸福，保持了生命的孤独状态。什么是“侠”？它的本质意义就是孤独和牺牲。“侠”一生是孤独的，渴望着知音，可是一旦有了知音，这个“侠”的意义就没有了。所以，王度庐的思想内涵是非常深的。在他的小说中，江小鹤最后是归隐，李慕白和俞秀莲终身压抑着真情，玉娇龙和罗小虎一夕温存即绝尘而去，这不能说是封建观念，而恰恰是现代意义上对爱情的追问：什么是“侠”，什么是“情”。

“北派五大家”最后一位叫朱贞木。他的小说已经和新派武侠小说接轨了，其创作不拘传统格式，经常使用新名词，讲究推理，又喜写多角恋爱。其代表作是《七杀碑》。本经典系列收入的《飞天神龙》（含《炼魂谷》、《艳魔岛》），可见一斑。朱贞木把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与写实风格的武功细节相结合，可以说开了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先声。学界有人将他的位置放在新派武侠的开端，但我以为还是应该视为民国旧派武侠的殿军，更为确当。

上述诸家外，还有其他一批武侠小说家，写了若干系列。比

如我们今天熟悉的“黄飞鸿系列”，就是在四十年代开始的，后来成了港台影视的一个重要题材。还有“方世玉系列”、“南少林系列”，也都很有影响。这些武侠小说直接开启了五、六十年代港台的新派武侠。所以说旧派新派，本是一脉，江山代有才人出也。

今天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复兴的神圣天职，武侠精神的提倡，刻不容缓，希望我们不仅有旧派武侠、新派武侠的经典，更有新世纪的一代少侠破茧而出，光照未来。

编选说明

现代武侠小说肇始于民国时期。自1923年初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侠传》开始在杂志上连载起，民国武侠小说创作即进入了持续近十年的空前繁荣阶段。这期间，不但“南向北赵”双雄对峙，分执南北武坛之牛耳，姚民哀、顾明道、文公直等亦有风格独特的重要作品问世。1932年后，以还珠楼主为领军人物的“北派五大家”，更是把民国武侠小说，从故事内容到表现形式，逐步推向了一个全面成熟的阶段，并对后来兴起的新武侠文学，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应该指出，民国武侠小说的重要意义，不仅在于其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，更在于其本身所蕴含的深厚而独特的思想、文化价值。在民国重要武侠作家的小说中，不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特立独行、扶危济困、惩恶扬善的侠义观念得到了充分体现，而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突出了刚健之气、人格尊严和情感价值；其中一些作家的作品，更是把爱国观念、民族气节和社会正义，纳入到武侠小说的视野、主题之中。就审美属性而论，民国武侠小说中的上乘之作，亦有较高的文学价值，在语言运用、意境构造和故事叙述等方面，展现出了风格上的独特性和多样性，以及表达上的自如与纯熟。

考虑到尚有相当多的民国武侠小说佳作，建国后未曾再版，从中遴选出一部分堪称经典的作品，以简体字重排、发行，既便于广大读者欣赏到更多民国时期的武侠精品，也有利于民国武侠的文化传承，更是对呕心沥血创作这些作品的民国作家们的肯定和尊重，于是，我们编选了这套《民国武侠小说经典》丛书。

本套丛书遴选了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经典之作若干部，将在近期

陆续出版。编选原则是：一、以民国武侠较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主，同时适当兼顾虽较少为世人提及，但其武侠小说创作达到较高水准的作家；二、风格多样，兼容并蓄。力图呈现出民国武侠小说争奇斗艳、异彩纷呈、璀璨夺目的繁荣景象；三、内容健康，可读性强，属于作者的代表作或主要作品，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价值；四、优先选择建国后内地从未再版的作品，为读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和感受；五、对于其全部或主要的武侠小说均已发行过简体字版的代表性作家，则从其脱销已久的主要作品中选择；六、注重入选本套丛书作品的完整性和独立性。凡是作家未完成的小说，一般不选。作家的多篇小说情节、内容前后衔接，联系紧密的，或全部入选，结集为一部出版，或一概不选；七、尽量控制每部作品的篇幅，过长或过短的较少收录；八、凡是小说的真伪存疑或有争议的，一律不选。

本丛书的编选、校读，均援用民国时期的原刊本。小说发行单行本前，曾在期刊上连载的，一般亦将期刊连载的文本作为校勘依据；作者本人对正文的注解，均以句内括号或句外括号形式，紧排在该处正文之后；原刊本中如有脱文或故事情节上的明显矛盾，需作提示的，则在该处正文后加方括号，以楷体字标明；有关小说原刊本版本的情况，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重要问题，则以脚注的形式注明；原刊本中一般的排印错讹或作者笔误，经多方引证、仔细核对后，予以更正；标点符号和段落，均按现代规范用法重标重排；为增加读者的阅读体验和阅读趣味，每部入选作品均配以插图。其中，原刊本即为绘图版的，原版插图均予以保留。

选入本套丛书的武侠小说，不但体现了作家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成就，而且反映了民国时期白话文的基本特点。校读、重排中，我们坚持尊重原作，力求保持作家个人的习惯用语和民国白话文遣词造句的风格、韵味，以便读者能对现代白话文动态的发展历程有一个生动、直观的感受。对于原作中那些当时习用、现已不常见的句式或字、词用法，如“工夫”通“功夫”，“气工”通“气功”，“发

见”通“发现”；将指示代词“那”、“那里”等亦作为疑问代词使用；在时间副词“一会”之后，往往不加表示儿化韵的“儿”字；有时以人称代词的单数形式指代复数；故事叙述中，往往整段、整页省略主语等，只要不至于引起歧义，均不作改动。其他诸如“这们”、“借镜”、“计画”、“宝爱”一类的词汇，今日虽少再用，但并不为错，也尽量不改。

由于民国作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，本丛书的个别作品，可能在具体情节的叙述、描写中，表现出作家与今世不同的思想倾向。相信读者阅读时会注意分析、鉴别。

于学松

2012年2月12日